

LA COUSINE BETTE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贝姨

〔法〕巴尔扎克 著 许 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LA COUSINE BETTE

贝姨

〔法〕巴尔扎克 著 许 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姨/[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著;许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6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书名原文: La Cousine Bette
ISBN 7-5327-2862-5

I. 贝... II. ①巴... ②许... III. 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388 号

Honoré de Balzac

LA COUSINE BETTE

贝 姨

[法] 巴尔扎克 著

许 钧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328,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册

ISBN 7-5327-2862-5/I·1656

定价: 15.00 元

目 次

1 情归何处	1
2 两亲家	4
3 若赛花	8
4 化妆品商顿起侧隐之心	10
5 如何才能把没有家财但漂亮的女儿嫁出去	12
6 上尉吃了败仗	15
7 美好的女人生活	16
8 奥丹丝	19
9 老处女的性格	21
10 贝特的心上人	26
11 老姑娘和年轻姑娘之间	29
12 艾克托尔·于洛·德·埃尔维男爵先生	33
13 卢浮宫	37
14 美妇遇色鬼,傻瓜迎骗子	38
15 玛纳弗夫妇	40
16 艺术家的小阁楼	42
17 一个流亡者的历史	46
18 一只蜘蛛的冒险经历:网里有一只太大的漂亮苍蝇	48



19	风月场上如何了却旧情	53
20	一失一得	56
21	姑娘的罗曼史	59
22	任年轻姑娘自由行事	62
23	会面	65
24	奇缘出真情,好景不常在	68
25	玛纳弗的策略	71
26	极度不慎	74
27	最知心的话	78
28	贝姨的变化	80
29	克勒维尔的生活与观点	83
30	克勒维尔其人	85
31	凯列班对爱丽儿的最后一着	90
32	报仇失败	93
33	婚约大多是怎样缔结的	96
34	忠实信徒的绝妙典型	99
35	过分真实、相当浪漫、极端道德的故事中插进了庸俗小说的结局	102
36	新婚夫妇	105
37	对不道德的道德思考	107
38	由此可见克勒维尔高论的影响	109
39	美男子于洛的穷途末日	112
40	巴黎的七祸之一	114
41	贝姨可望得到的遗产	117
42	好色之徒将妻子置于何种死地	120
43	悲惨之家	122
44	晚餐	124
45	一个财大气粗的幽灵	127
46	有钱的男人多大年纪才有妒心	129
47	女人精彩表演的第一幕	133
48	不愧是在门房发生的一幕	135
49	女人精彩表演的第二幕	138
50	克勒维尔在复仇	142
51	克勒维尔老爷的小公馆	143
52	伟大行会中的两位同道	145



53	两个真正疯狂的酒徒	148
54	一对合法夫妻的别样场景	150
55	造就伟大艺术家的一切	152
56	蜜月对艺术的影响	153
57	关于雕塑	155
58	由此可见贫困,这一强大的社会腐蚀剂的力量	157
59	对假痣的看法	160
60	漂亮登场	161
61	一般的波兰人和特殊的斯坦勃克	163
62	对达莉拉历史的一番评说	165
63	要他扮演何种角色,俊男,艺术家,还是波兰人?	169
64	回到家中	170
65	第一刀	173
66	夫妻之间的第一次口角	175
67	痛苦之后往往是猜疑	178
68	一个捡来的孩子	179
69	玛纳弗房室的第二位父亲	182
70	母女之间的差异	182
71	玛纳弗房室的第三位父亲	185
72	玛纳弗教堂的五位神父	186
73	不择手段的父亲	188
74	可悲的幸福	190
75	玛纳弗太太之流给别人的家庭造成的巨大不幸	191
76	宠妃的历史缩影	195
77	五位父亲中有一位胆大包天	197
78	别的警告	198
79	闭门羹	201
80	惊醒	204
81	麸皮、二罗面粉和三罗面粉	206
82	外科手术	208
83	道德思考	210
84	一切全落到了陆军部长头上	211
85	另一灾难	213
86	别样的梳妆	217



87	一个高尚的淫妇	219
88	克勒维尔的宏论	223
89	假荡妇重显圣女相	225
90	另一把六弦琴	228
91	于洛元帅的特点之一	233
92	亲王的一顿斥责	236
93	于洛·德·福兹海姆伯爵元帅与科坦·德·维森堡亲王元帅即德· 奥尔法诺公爵陆军部长大人之间的短暂决斗	238
94	报界之说	242
95	家兄严训	243
96	入土为安	245
97	浪父离家	247
98	若赛花重又登场	250
99	牵线搭桥	252
100	元帅遗赠	255
101	大为改观	257
102	达摩克利斯之剑	259
103	于洛男爵的朋友	263
104	恶行与美德	265
105	图尔-比茹家的终结	268
106	天使和魔鬼结伴而行	271
107	另一个魔鬼	272
108	警察局	275
109	图尔老头变成了托尔艾克老头	276
110	家庭一幕	278
111	家庭的另一幕	280
112	讹诈奏效	284
113	孔巴布斯	287
114	交际花们的一次聚餐	290
115	努里松太太尽显本领	294
116	一八四〇年的一间小屋	299
117	女主角的最后一场滑稽戏	301
118	复仇之箭落在了瓦莱莉头上	302
119	募捐的修士	304



120	医生的一番话	306
121	上帝的手指和巴西人的手指	307
122	瓦莱莉的最后一句话	309
123	克勒维尔的最后一番话	311
124	投机诸方面的一面	313
125	为何铁炉匠都是意大利人	315
126	一样野蛮却不一样虔诚的新阿塔拉	316
127	阿塔拉的下文	318
128	一份感激之情	320
129	阿塔拉的最后一句话	322
130	浪父回头	323
131	遗忘的赞歌	324
132	残酷、实在而真实的结局	325
译后记		327

1 情归何处

一八三八年七月的月中，一辆四轮双座轻便马车行驶在大学街，这种车子是新近在巴黎街头时兴的，人称“爵爷车”，车子载着一位男子，此人中等个子，身体肥胖，身着国民自卫军上尉军服。

都说巴黎人风雅至极，可他们中竟还有人以为身着军装比便服要神气得多，心想女人们趣味都相当怪，一见到高顶饰羽军帽和一身戎装，准会为之心动，顿生好感。

这位第二军团上尉的脸上，流露出一副志满意得的神态，红通通的肤色和胖乎乎的脸膛愈发显得神采奕奕。仅靠做买卖发的财投在歇业老板额头上的那圈金光，人们便可猜到这准是个巴黎飞黄腾达的红人，至少当过本区的区长助理。不用说，在他像普鲁士人般傲然高挺的胸前，自然少不了荣誉勋位的那条绶带。

这位身佩勋饰的男子傲气十足地坐在爵爷车的一角，朝行人投去游离的目光，在巴黎，行人们常能捡到可人的媚笑，可那是献给不在身旁的美人儿的。

爵爷车行至贝尔夏斯街和布尔高涅街中间的一段，停在一座大宅前，这座房子是在一家旧府邸的院子里新建的。旧府邸附有花园，原初的布局丝毫未



动，坐落在被占去了一半的院子深处。

单凭上尉下车时受车夫伺候的模样，一眼便可看出此人已经年过半百。明显笨手笨脚的举止就像出生证一样，泄露了人的年龄。

上尉又把黄手套戴上右手，没有向门房打听一声，便径自朝府邸底层的台阶走去，那神气仿佛在说：“她是我的！”

巴黎的门房都有非凡的眼力，只要是佩带勋饰、身着蓝色制服、步履沉稳的人，他们从不阻挡；反正，凡是有钱人，他们都辨认得出。

府邸的整个底层住着于洛·德·埃尔维男爵老爷一家，在共和时代，男爵曾任军费审核官，也当过军需总监，如今是陆军部一个最重要的部门的头儿，又是国务参事，获得荣誉团二等勋位……

于洛男爵以自己的出生地德·埃尔维为姓氏，以示与他兄弟的区别，其兄是赫赫有名的于洛将军，曾任帝国禁卫军掷弹兵上校，一八〇九年那场战役后，被皇帝封为德·福兹海姆伯爵。

后被封为伯爵的长兄有义务照顾弟弟，他似父亲一般存有远虑，早早将其弟安插进一个军事机构，由于兄弟俩共同效力，最终男爵得到了拿破仑皇上的恩宠，不过，他对此也问心无愧。早在一八〇七年，于洛男爵便当上了远征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国民自卫军上尉按过门铃，身上的制服被鼓得像只梨子似的大肚子绷扯得前翻后卷，他费尽力气，想把衣服整理服帖。一个身着号衣的仆人一见到他，立即请他入府，于是，这位神气活现、威风凛凛的男子便随着仆人往里走，仆人一边打开客厅大门，一边通报道：“克勒维尔先生到！”

这名字跟主人的模样实在般配，令人叫绝^①，一听到这个名字，一个高身材，金头发，保养有方的女子像是受了电击一般，猛地站起身来。

“奥丹丝，我的小天使，跟你的贝姨到花园去吧。”那女子急忙朝在她身旁几步远的地方刺绣的女儿，说道。

奥丹丝·于洛小姐仪态优雅地给上尉行了礼，领着一个干瘪瘪的老姑娘从落地窗走出客厅，老姑娘看去比男爵夫人还苍老，虽说实际年龄要小五岁。

“事关你的婚姻大事。”贝姨凑近小外甥女奥丹丝的耳朵说道，看她的样子，对男爵夫人刚才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随便把她们俩打发出门，好像并不生气。

贝姨的穿着，也许可以说明她何以受到如此随意的对待。

老姑娘身着一一条美利奴羊毛裙，裙子呈科林斯葡萄干的颜色，老掉牙的款式和镶缘都是王政时代的，一条绣花布领恐怕只值三个法郎，一顶缝着蓝缎结

① 克勒维尔的法文为“Crevé”，与“crève”音相近，“crève”有“胖得要命”的意思。——译注



的草帽，四周镶着草绳，在中央菜市场卖菜女的头顶也常可看到。一双山羊皮鞋，看那式样，准是出自末流的皮匠之手，一个外人见了确实会有顾虑，不敢把贝姨当作主人的亲眷给她行礼，因为她活脱脱一个做散活的女裁缝模样。不过，老姑娘出门时，还是很亲热地跟克勒维尔先生打了个招呼，克勒维尔先生会心地点了点头。

“费希小姐，您明天一定会来的，是吧？”他问道。

“府上没有别的客人？”贝姨反问了一声。

“就我的几个孩子，还有您。”克勒维尔先生答道。

“好，我一定去。”她回话说。

“行了，太太，现在听您吩咐。”自卫军上尉又给于洛男爵夫人行了个礼，说道。

说罢，他朝于洛太太膘了一眼，活像伪君子塔丢夫朝爱弥尔飞去的眼风，在普瓦提埃或吉坦斯城，外省的戏子演这个角色时，总觉得非这样膘一眼，才能表现出角色的内心。

“请跟我来，先生，在那儿谈事比在客厅要方便得多。”于洛太太一边指了指隔壁的房间，一边说道，按房子的布局，那准是间打牌用的小客厅。

大小客厅只隔了薄薄的一层板壁，小客厅的窗户正对花园。于洛太太让克勒维尔先生稍等片刻，觉得应该先把小客厅的门和窗户关严，以免有人在那儿听到什么。她甚至还多了个心眼，把大客厅的落地窗也关上了，一边朝女儿和贝姨望了望，只见她们俩一起坐在花园深处的一间旧亭子里。她走回小客厅，顺手把小客厅的门打开，这样，若有人进来，可以听见大客厅开门的声响。

男爵夫人就这样出出进进，没有旁人留意她，任自己的整个心思都挂在脸上；若有人看见她这副焦躁不安的样子，恐怕会大吃一惊。不过，当她关上大客厅的门回打牌用的小客厅时，脸上马上蒙起一道持重的面纱，显得神秘莫测，凡是女人，哪怕是最直露的，好像随时都可换上这副面孔。

男爵夫人就这样忙乱了一番，至少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国民自卫军上尉独自呆在小客厅里，打量着里面的陈设。

丝绸窗帘原本是红色的，给阳光照得已经发紫，窗帘用的年代已经很久，连褶皱都磨破了；一块地毯褪得不见了颜色，几件家具金漆剥落，上面铺的大理石花纹丝绸面子污迹斑斑，有的地方也已磨得一丝一丝，一看到这一切，上尉那张发迹的老板庸俗乏味的脸遂不加掩饰地流露出高傲、自得，继又充满希望的神色。

一个帝政时代式样的座钟上方有面镜子，上尉照着镜子，着实自我端详了



一番,这时,传来一阵丝裙的窸窣声,向他通报男爵夫人就要进门。

他连忙摆好了姿态。

男爵夫人进屋坐在了一张双人沙发上,沙发小巧玲珑,在一八〇九年那阵子,当然还是很漂亮的,她指了指一把椅子,让克勒维尔坐下,椅子的扶手尽头饰着斯芬克斯头像,上面青铜色的油漆一块块剥落,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里面的白木。

“太太,您这样小心提防,像是个好兆头,是在接待……”

“接待情人。”男爵夫人张口打断了自卫军上尉的话。

“这个词还不够劲,”他说道,一边把右手放在心口,转动着两只眼睛,这副表情,要是哪位女人冷眼看了,十有八九会见笑的。“情人!情人!说的是神魂颠倒的情人吧?”

2 两 亲 家

“听着,克勒维尔先生,”男爵夫人正经有余,哪能笑得出声,她继续说道,“您今年五十,比于洛先生小十岁,这我知道;可到了我这个年纪,一个女人再要发疯,总得有点理由,比如对方英俊,年轻,有名望,有功绩,有点什么辉煌的东西,能一时迷住了我们,让我们忘了一切,甚至记不得自己有多大年纪。虽然您每年都有五万利弗尔的入账,可您的年纪把您的财富给抵消了;说到底,一个女人要求有的,您可是一件也没有……”

“可爱情呢?”自卫军上尉站起身子,走上前去说道,“爱得都……”

“不,先生,那是一厢情愿!”男爵夫人连忙打断了他的话,想结束这个荒唐的场面。

“对,是一厢情愿,也是爱,”他继续说道,“不过,也有更强的东西,我有权利……”

“权利?”于洛太太嚷了起来,一脸鄙夷、蔑视、愤慨的神态。“哼,这种口气,我们永远也没个完,”她继续说道,“我让您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谈过去的那件事,想当年,尽管我们是亲家,为了那事,您可是不得再登我家门的……”

“我以为……”

“又来了!”她说道,“先生,什么情人,什么爱情,所有那些对一个女人来说再也麻烦不过的事情,您看我提起时那副轻松、超脱的样子,难道就不明白我是真个儿铁了心,永远做一个守德的女人吗?我什么也不怕,我关着门,跟您在一

起,也不在乎别人怀疑什么。这种操行,难道一个软弱女子会有吗?您完全清楚我为什么请您来!……”

“不,太太。”克勒维尔摆出一副冷冷的面孔,答道。

他抿紧了嘴唇,摆好了平常的姿势。

“那好!我说几句话就完,免得我们俩都遭罪,”于洛男爵夫人看着克勒维尔说。

克勒维尔行了个礼,充满了讽刺意味,要是内行看了,准能认出那是一个旧跑街的姿态。

“我们家的儿子娶了你们家的女儿……”

“要是能反悔就好了!……”克勒维尔说。

“这门亲事放在现在,恐怕就办不成了。”男爵夫人接过话说道,“不过,您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儿子不仅是巴黎一个第一流的律师,而且一年前还当上了议员,在国民议会的头开得相当精彩,可以推测,不久就可当个部长。维克特朗已经先后两次被任命为重要法案的报告人,若他愿意,现在就可当上高等法院的代理检察长。要是您还跟我说什么您女婿一没有财产……”

“一个我不得不接济的女婿,”克勒维尔说道,“这在我看来更糟糕,夫人。给我女儿的五十万法郎的陪嫁中,有二十万已经没了,天知道都用到哪儿去了!……拿去还您公子的债了,花钱把屋子装修成那种怪样子,一座房子花了五十万法郎,可一年勉强只有一万五千法郎的收入,因为屋子最漂亮的那部分他留着自己住了,如今还欠二十六万……收入差不多只能抵消债务的利息。今年,我已经给了我女儿两万法郎,好让她把日子将就着过下去。至于我女婿,据说他在法院有三万法郎的收入,可他却要为国会而看轻法院……”

“这嘛,克勒维尔先生,又是节外生枝,跟我们谈的话题扯远了。不过,还是把话说完吧,要是我儿子当上部长,授给您荣誉团二级勋位,任命您为巴黎市参议员,您这个原来做化妆品生意的,该不会再有什么抱怨的吧……”

“啊!说到这事,太太。我是个卖杂货的,开过铺子,卖过杏仁膏,葡萄牙香水,还有头油,别人肯定会觉得我很荣幸,能给我的独生女攀上于洛·德·埃尔维男爵老爷的公子,我女儿日后可是男爵夫人呀。这可是摄政王,是路易十五,是王家的派头!好极了……我喜欢塞莱斯蒂娜,对独养女,谁都是这样喜欢的,我太喜欢她了,都没有想给她添一个兄弟姐妹,在巴黎,蜗居可不容易(而且还正当壮年,太太!),那苦头我也忍了,可是,您要清楚,尽管我对女儿爱得发疯,我也决不会为您儿子动我的财产,在我这个以前做过买卖的人看来,他的花销可是不明不白……”

“先生,此时在商业部,您就能见到博比诺先生,那个原来在隆巴尔街开药



铺的。”

“那是我朋友，太太！……”歇业的化妆品商说道，“因为本人，塞莱斯坦·克勒维尔，曾是塞撒·比洛托老爹的大伙计，我后来买下了比洛托的整个营业资产，那人就是博比诺的岳夫，当时博比诺在店里是个普通伙计，这事还是他跟我说起的，他这个人呀（得说句公道话），对那些办事规矩，每年有六十万法郎进账的人，并不是那么傲气十足。”

“哎呀！先生，您刚才说什么摄政王派头，用这个词形容的观念已经不入时了吧？如今可是以个人的价值来论人的。您当初把女儿嫁给我儿子，走的就是这一着……”

“您才不知道那门亲事是怎么定下的！……”克勒维尔高声道，“啊！该死的单身汉生活！要不是我一时越了轨，我的塞莱斯蒂娜如今早是博比诺子爵夫人了！”

“不过，我再说一遍，早就成了的事，我们就别再挑剔了。”男爵夫人口气坚决地说，“还是谈谈您干的缺德事吧，您不近人情把我给气死了。我女儿奥丹丝的婚事本来能成的，那完全取决于您，我一直以为您这人宽宏大量，对一个心里头只挂念着她丈夫的女人，我想您一定会公正对待。一个有可能损害她名誉的男人，她实在不能接待，她不得不这样做，我想您也会明白，我还以为看在亲家的份上，您会热心地促成奥丹丝跟勒巴参议员的婚事……而您呢，先生，您却存心毁了这门亲事……”

“太太，”老化妆品商回答道，“我那样做，纯粹是个正派人。他们来向我打听，问准备给奥丹丝小姐的二十万法郎陪嫁会不会兑现。我回答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不能担保。于洛家让我女婿出那笔嫁妆，可他自己都背了一身债，我觉得要是于洛·德·埃尔维先生明天离世，他的寡妇就没有吃的了。’就这话，美丽的夫人。”

“要是我为了您而失了妇道，先生，您还会说那种话吗？……”于洛太太双眼紧盯着克勒维尔，问道。

“那我也许就没有权利那样说了，亲爱的阿德丽娜，”怪里怪气的情人打断了男爵夫人的话，高声说道，“因为那样一来，就能在我的钱袋里得到那份陪嫁了……”

肥胖的克勒维尔话必有据，他说着跪倒在地，亲吻了于洛太太的手，见她默不作声，还以为她心里犹豫不决呢，可这是被他那番话气的。

“为了买我女儿的幸福，代价是……啊！起来，先生，要不我按铃了。”

老化妆品商费了很大劲才站起身。这种场面使他怒火中烧，他连忙又摆好了架势。凡是男人，大都会拿架子，自以为可以借此突出自然赋予他们的各种



优势。克勒维尔的所谓架势，就是像拿破仑那样双臂一叉，脑袋侧过四分之三，如画家给拿破仑画像时安排的那样，把目光投向天边。

“守德，”他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道，“守德，为了一个放荡的……”

“是为了丈夫，先生，一个值得我这样做的丈夫，”于洛太太连忙打断克勒维尔的话，不让他把那个她不愿听到的词说出口。

“听着，太太，您写信让我来，您想要知道我那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看您这副皇后的神气，这副傲慢，蔑……蔑视的架子，把我逼得无路可走！莫不是说我是个黑鬼吧？我再给您说一遍，请相信我，我有权向您……向您求爱……因为……噢，不，我太爱您了，不能不说……”

“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我还不至于傻到假正经的地步，什么话我都可以听……”

“那么，您能否以您作为一个正派女人的名义来保证……唉，对我来说真不幸，您确实是个正派的女人，您能否保证绝不说出我的名字，说是我告诉您这个秘密？……”

“若这是道出秘密的条件，那我发誓，等会儿您告诉我的，哪怕是天大的事，我也绝不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丈夫，说出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我相信，因为这事关您和他……”

于洛太太脸色刷地发白。

“啊！要是您还爱着于洛，那您就要受苦了！您想我还是不说？……”

“说吧，先生，因为在您看来，事关重大，是要向我表白您为什么对我说那番离奇的鬼话，又为什么死缠着要折磨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女人，折磨一个只想把女儿嫁出去，就……就可安心死去的女人！”

“您瞧，您是不幸吧……”

“我，先生？”

“对，漂亮而又高贵的人儿啊！”克勒维尔高声道，“你是太苦了……”

“先生，闭嘴，出去！要不就规规矩矩地跟我说话。”

“太太，您知道于洛老爷和我是怎么相识的吗？……是在我们的情妇家，太太。”

“噢！先生……”

“在我们的情妇家，太太，”克勒维尔用夸张的语气又重复了一遍，并变换了他的姿态，用右手打了个手势。

“那好！后来呢，先生？……”男爵夫人说道，口气冷静，令克勒维尔惊讶不已。

用心卑鄙的诱奸小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伟大的灵魂。

3 若 赛 花

“我呀，那时已经当了五年螺夫，”克勒维尔继续说道，就像是要讲故事一般，“考虑到我所钟爱的女儿的利益，我不想再结婚，当时，我在外面有一位很漂亮的售货女郎，我不愿意在家里有什么瓜葛。于是，我弄了一处备有家具的房子，就像人们所说的，供养了一个小女工，只有十五岁，长得美丽极了，简直是个奇迹，得承认，我爱她爱得像丢了魂似的。后来，太太，我把亲姨（是我母亲的亲姊妹）从老家请了来，让她陪我那个迷人的小精灵一起住，看着她，好让她安于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妙不可言……噢不，那种没有名份的生活，尽可能乖乖的！……小精灵明显有音乐天赋，先后请了几位教师，接受教育（也得让她有事忙呀！）。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和恩人，也当，就明说了吧，也当她的情人；反正是一举两得，既做了好事，也得了个好朋友。我就这样过了五年的幸福日子。小精灵天生有副好嗓音，那简直可以让一家戏院发财。我无法形容她，除了说她是女儿身的杜普雷^①。仅仅为了让她发挥歌唱家的天赋，每年就花了我两千法郎。她弄得我迷上了音乐，我在意大利人大戏院给她和我女儿租了个包厢。我每天都去，一天跟塞莱斯蒂娜，一天陪若赛花。”

“怎么，就是那个走红的女歌唱家？……”

“是的，太太，”克勒维尔骄傲地说，“那个了不起的若赛花的一切全靠了我……后来到了一八三四年，小精灵满二十岁，我以为已经永远拴住了她的心，对她我也实在太宠爱了，我想让她开开心，让她出门去会一个漂亮的女戏子，那小姑娘叫贞妮·凯迪娜，命运跟若赛花有些相似。那个女戏子的一切也都是亏了一个靠山，是那靠山一点点栽培了她。那靠山就是于洛男爵。”

“这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说道，声音平静，没有丝毫变化。

“啊！唉！”克勒维尔愈发惊讶，嚷叫道，“好！可您知道贞妮·凯迪娜才十三岁，您那个魔鬼男人就养了她？”

“噢！先生，后来呢？”男爵夫人问道。

“贞妮·凯迪娜跟若赛花结识那一年，”老化妆品商继续说道，“她们俩都是二十岁，早在一八二六年，男爵就玩起了路易十五跟德·洛曼小姐玩的角色，那

① 杜普雷(Gilbert Duprez, 1806—1896): 法国男高音歌唱家, 1837—1847 年间是巴黎歌剧院的头牌演员。——译注

个时候,您比现在可要年轻十二岁……”

“先生,我自有理由让于洛先生自由。”

“这种谎话,太太,它无疑足够把您犯过的罪孽一笔勾销,给您打开天堂之门。”克勒维尔反唇相讥,一脸狡猾的神色,男爵夫人顿时红了脸。“高贵而又可敬的太太,这话跟别人说去吧,可不要骗克勒维尔老爹,您要清楚,他跟您那个恶鬼丈夫花天酒地,四个人一起混的时间可是太多了,不会不知道您的价值所在!一杯酒下肚,他会责备起自己来,跟我细说您的那些美德。噢!我太了解您了:您是个天使。在一个芳龄二十的姑娘和您之间,一个好色之徒会动摇,我可不会犹豫。”

“先生!……”

“好,我不说了……可要知道,崇高的圣女,当丈夫的一旦喝醉了,都会在情妇面前说太太的事,什么都往外抖,笑破她们的肚子。”

几颗羞耻的泪珠从于洛太太美丽的睫毛间流出,国民自卫军军官戛然打住,一时忘了再摆好姿势。

“我再往下讲,”他说道,“多亏我们那两个妖精,男爵和我交上了朋友。男爵和所有色鬼一样,和蔼可亲,真的是个老好人。噢!这个怪家伙,真让我喜欢。不,他鬼心思可不少……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们成了好兄弟……这个恶鬼,完全是摄政时代的习气,想方设法把我往坏里引,在女人方面,向我宣扬圣西门主义的那一套,灌输一些观念,什么大老爷啦,什么风流啦;可是,您知道,我当时爱着我那个小宝贝,恨不得娶了她,若不怕有孩子的话。我们这两个做爸爸的,又是……那么好的朋友,您说我们怎么会想结个亲家呢?他家公子跟塞莱斯蒂娜成亲三个月后,于洛(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卑鄙的小人!他把我们俩都给骗了,太太!……),哼,那个卑鄙的小人把我的小若赛花给夺走了。当时,贞妮·凯迪娜越来越走红,很招摇,那个混账清楚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已被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真绝!)所取代,于是,偷走了我可怜的小情人,她多漂亮可爱啊!您肯定在意大利人歌剧院见过她,她就是靠那个混账的面子进了那个戏班子。您家男人不如我那么有分寸,我呀,就好比一张五线谱那样,约束着自己(他已经为贞妮·凯迪娜破费了不少,每年差不多要花三万法郎)。噢!您要明白,他为了若赛花,终于弄了个倾家荡产。太太,若赛花是个犹太女子,她姓弥拉伊(实际上是把伊拉弥颠倒过来用),这是个犹太人的标记,以便别人能够辨认,因为她是个弃婴,小时候被丢在德国(据我的调查,证实了她是一个富有的犹太银行主的私生女)。那个戏班子,特别是贞妮·凯迪娜、舍恩兹夫人、玛拉嘉和卡拉比娜之流教给了我的宝贝对待老头子的那一套,在她身上激起了她的老祖宗希伯来人喜欢金银珠宝,崇拜金犊偶